十誦律/卷第 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四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三十四(第五誦之六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八法中臥具法第七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，互相輕慢無恭敬行。佛見諸比丘互相輕慢無恭敬行，以是因緣故，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於汝等意云何？誰比丘應作上座，先受水、先受飲食？」有比丘答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剎利種，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，是人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復有比丘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是婆羅門種，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，是人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復有比丘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毘舍種，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，是人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復有比丘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得阿羅漢漏盡，所作已辦捨離重擔，盡諸有結能具正智心得解脫，如是比丘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復有比丘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得阿那含，斷五下分結不還生此世界，如是比丘應先坐、先受水先、受飲食。」復有比丘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得斯陀含，斷三結三毒薄，一來生此世間得盡苦際，如是比丘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復有比丘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得須陀洹，斷三結不墮三惡道必至淨智，往來人天七死七生得盡苦際，

如是比丘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諸比丘雖種種說，不合佛意。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當一心聽，誰比丘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？」爾時世尊說本生因緣，語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近雪山下，有三禽獸共住：一、鷄，二、獼猴，三、象。是三禽獸互相輕慢無恭敬行，是三禽獸同作是念：『我等何不共相恭敬？若前生者，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。』爾時鷄與獼猴問象言：『汝憶念過去何事？』時是處有大菴茇樹，象言：『我小時行此，此樹在我腹下過。』象鷄問獼猴言：『汝憶念過去何事？』答言：『我憶小時，坐地捉此樹，頭按令到地。』象語獼猴：『汝年大我，我當恭敬尊重汝，汝當為我說法。』獼猴問鷄言：『汝憶念過去何事？』答言：『彼處有大菴茇樹，我時噉其子於此大便，乃生斯樹長大如是，是我所憶。』獼猴語鷄：『汝年大我，我當供養尊重汝，汝當為我說法。』爾時象恭敬獼猴，從聽受法為餘象說。獼猴恭敬鷄，從聽受法為餘獼猴說，鷄為餘鷄說法。此三禽獸，先喜殺生、偷奪他物、邪婬、妄語。斯諸禽獸咸作是念：『我等何不捨殺生、偷奪、邪婬、妄語惡業。』作是念已，即捨殺、盜、邪婬、妄語。畜生中無猶具足行是四法，命終皆生天上。」佛言：「爾時鷄法廣行流布，顯現諸天世人。『畜生等何故行善？不復侵食人穀。』又作是念：『畜生尚能相敬，何況我等？』爾時世人皆相敬重，廣修鷄法奉行五戒，命終生天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爾時鷄者，豈異人乎！則我身是。獼猴者舍利弗是，象者目連是。」佛言：「畜生無知，尚相恭敬行尊重法，自得大利亦利益他。何況汝等以信出家，剃除鬚髮服法衣，應相尊敬。有三人不如。何等三？一切未受大戒人，不如受大戒人；一切下座不如上座；一切受事說非法人雖作上座，不如下座不受事人說如法者；一切受大戒人勝不受戒人，一切上座勝下座，佛勝眾聖。」爾時世尊！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不敬佛，　　及佛弟子眾；
　現世人訶罵，　　後世墮惡道。
　若人知敬佛，　　及佛弟子眾；
　現世人讚歎，　　後世生天上。」

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須臾時，是人應先坐、先受水、先受飲食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許。居士知佛受請，還家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早起敷坐處，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，唯聖知時。」時佛及僧往居士舍，跋難陀釋子常出入他家。時跋難陀釋子，早起著衣持鉢入出他家。時次跋難陀釋子下座比丘，問跋難陀弟子達磨言：「汝師來不？」答言：「我和上多事多緣，喜入出他家，今

旦早起入出他家，或來、或不來。」是比丘不留跋難陀坐處便坐。時居士見佛及僧坐竟，自手行水下食未遍，跋難陀釋子來就次第坐，令下座比丘起。是比丘又令次下比丘起，如是三、四諸下座皆起，以是因緣僧坐散亂。諸居士呵責跋難陀言：「飲食甚多一切等施，何須次坐？若汝急欲次坐者，何不早來？我今不知誰得不得？誰重得不重得？」佛聞居士呵責，見諸比丘散亂已默然。食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訶責跋難陀釋子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下飲食時以上座故令下坐起？」如是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下飲食時若下已訖，不應令下座起。若令起者，得突吉羅。若比丘有和上阿闍梨因緣，以恭敬心故起，不應令第二下座起，若令起，得突吉羅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比丘三歲中間得共一床坐，聽三比丘共一麁榻床上坐，聽細榻床二人共坐，獨坐床上一人坐。」

佛在波羅[木*奈]國。爾時五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當何處住？」佛言：「汝等應山巖竹林樹下住。」諸比丘於山巖竹林樹下宿，早起到和上阿闍梨所，受讀經誦經問疑受法故。

爾時跋提居士，早起出王舍城，欲詣竹園禮覲世尊。時居士見諸比丘從山巖竹林樹下來，問言：「大德！從何處來？」答言：「從山巖竹林樹下來。」居士言：「何故在此山巖竹林樹下耶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更無住處。」居士言：「我當為汝等起諸房舍。」答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房舍中住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諸比丘房舍中住。」時居士即為諸比丘作諸房舍，高廣嚴好雜色彩畫，無臥覆處物，諸比丘不得臥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敷草樹葉臥，別作覆身衣，別作覆處物。」是國土多熱草葉生虫，佛言：「聽作薦蓆[竺-二+處]篠。」雖受教猶故生虫，佛言：「聽作床榻。」諸比丘取軟木作床桄床簀，故隱身苦惱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褥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褥？」佛言：「聽用甘蔗滓、瓠蔓、瓜蔓、毳芻摩、劫貝、文闍草、婆婆闍草、麻乃至水衣貯褥。」時諸比丘臥無枕頭垂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草枕。」諸比丘頭軟草枕刺頭，佛言：「聽用納若毳」。諸房舍無戶，有狗、牛馬、麞鹿、獼猴來入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戶扇。」戶扇不作關鑰故，賊入偷衣鉢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繩繫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繫？佛言：「聽下居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作？佛言：「應作孔用繩穿牽閉。」閉已不能開，佛言：「應作開戶鉤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用何等作？」佛言：「應用鐵、若銅、若木作。」作已不知云何開？佛言：「戶扇中作孔內鉤却橝。」諸比丘閉戶時無所捉，佛言：「戶扇上應作孔施紐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紐？」佛言：「應用鐵、若銅、若木、毛芻摩、劫貝、文闍草、麻皮。」時諸房舍無向故闇，佛言：「聽作向。」作向已有鵝鴈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鳥、鳩耆羅鳥、命命鳥、鷰雀從向中入，作聲故，妨諸比丘坐禪讀經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施櫺子。」施櫺子已鳥故得入，佛

言：「應施網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何等物作網？」佛言：「應用毛芻摩、劫貝、文闍、婆婆闍、麻皮作。」作已朽壞，佛言：「應遮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遮？」佛言：「應用木作施轆轤。」作已室中闇，佛言：「應作雀目。」作已亦闇，佛言：「應作向闟。」爾時熱過寒到，向中無扇寒入，佛言：「應作扇。」作扇已小動便脫，佛言：「應上下作掩。」作已兩扇間不合，佛言：「應廣作令掩。」作已動搖，佛言：「施關向高。」不知云何閉？佛言：「應以繩牽閉。」閉已不能開，佛言：「應作孔施兩繩，一繩牽閉、一繩挽開。」爾時諸房舍不泥故，墼間有蛇蜈蚣毒虫生，齧諸比丘，佛言：「應泥。」泥已壁麁澁破衣，佛言：「應細泥塗。」爾時諸房舍用泥覆故，久雨便漏，佛言：「應用草覆。」覆已當脊上漏，佛言：「脊上厚覆。」覆已為風所發，佛言：「應繫兩邊。」繫已兩頭故漏，佛言：「應多著草泥以橛釘上。」雨時泥爛墮落，佛言：「應用瓮覆。」瓮又墮地破壞，佛言：「應穿瓮以橛釘之。」雨從孔入，佛言：「應作覆盆蓋蓋孔上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舍衛國給孤獨氏，有少因緣至王舍城，宿一居士舍。是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，故後夜起，喚兒息、奴婢、內外作人：「汝等速起，破薪、取水、安施釜鑊、煮飯作羹。」是居士自莊嚴堂舍敷眾坐處。時給孤獨作是念：「是居士為欲嫁娶？為請國王及大臣耶？為作大施會耶？」作是念已，問居士言：「汝欲嫁娶、為欲請國王大臣、為作大施會耶？」居士答言：「我不嫁娶亦不請王及大臣也。請佛及僧明日食，故作大施會。」給孤獨氏初聞佛名，心喜毛豎，問言：「何人是佛？」居士答言：「有釋王太子，以信出家得無上道，故號為佛。」又問：「何名為僧？」答言：「有種種人、種種雜姓、種種異人出家，剃除鬚髮服法衣隨佛出家，是名為僧。」又問：「佛今所在？」答言：「近在寒林，欲見隨意。」給孤獨氏至心欲見，夜現明相，即從舍出至大勢神門，門自然開。此門常法，初夜吹唄，為客入故。後夜吹唄，為人出故。爾時給孤獨氏見此門開，念必夜了，出門不遠明相不現，闇無所覩。即時驚怖毛豎：「將無非人嬈固我耶？」尋欲退還。時大勢門神，為現光明徹照寒林，語言：「汝去！勿復恐懼，我前世時是汝善知識密肩婆羅門，同心相敬居士。我昔因到王舍城見舍利弗、目連，我頭面作禮現前坐，即為我說法示教利喜。示教利喜已，我受三歸五戒，以是因緣故，生四王天上，頓止斯門，是故語汝，去得大利，直進勿疑。」是時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得百馬，　　百瓔珞嚴具；
　草馬車一百，　　不如前一步。
　若百雪山象，　　修廣大身牙；
　又以純金飾，　　嚴身最殊異；

不如前一步，　　十六分之一。
北方百美女，　　瓔珞環金印；
以是莊嚴具，　　年少端正妙；
比汝前一步，　　十六不及一。
乃至轉輪王，　　第一玉女寶；
比汝前一步，　　十六不及一。
是故汝直前，　　勿復疑悔還。」

時給孤獨氏，念佛法僧必大不小，乃令天神慇懃致教。即從光中進到寒林，于時地了，佛在露地經行，住待居士。爾時居士，以白衣法問訊佛：「世尊！臥安隱不？」佛說偈言：

「我除諸欲漏，　　解脫離世間，
已斷一切漏，　　心滅諸熱惱，
得寂滅處故，　　我臥常安隱。」

爾時世尊即於經行處坐，是居士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，佛為說法示教利喜，為說初法布施持戒生天果報，說五欲過世間苦惱，出家安樂分別垢淨。佛知是人心調柔軟堪受上法，為說四諦苦習盡道，如白淨衣易受染色，是人亦爾，聞法開悟，即於座上見法得法，知法通達法，斷疑不隨他，於佛法中得無所畏。從坐起頭面禮佛足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我心樂佛法，知我盡壽作優婆塞，願世尊及僧，受我夏請住舍衛國。」佛知故問居士：「汝字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字須達，供給孤獨故，國人稱我為給孤獨氏。」佛問須達：「舍衛國有僧坊不？」答言：「未有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若有僧坊住處，諸比丘可得來往。若無有者，諸比丘不得往來止頓。」又言：「願世尊但受我請，我能為辦僧坊，令諸比丘得來往止頓。願世尊遣舍利弗，為我作僧坊師。」佛勅舍利弗：「汝與居士作僧坊師。」是居士即往詣竹園，看講堂、溫室、食堂、作食處、洗浴處、門屋、坐禪處、廁處，取相貌已，是居士於王舍城因緣事訖，還向舍衛國。行路知佛所當宿處，語諸知親相識諸負債人言：「汝等知不？今佛出世，我當為佛於此作如是講堂、溫室、食堂、食厨、洗浴處、門屋、禪坊、大小便處。」爾時給孤獨氏，限半由旬起僧坊，約勅左右供給所須，如是次第約勅至舍衛國。到已不入城內、不還自舍，遶城推求立僧坊處，路行思惟：「誰有好園來往穩便，樹林豐茂流水清潔，無諸毒螫蚊虻之類，無大風熱晝夜少聲，我於斯處當起僧坊施佛及僧。」如是行時，見祇陀王子有園來往穩便，樹林豐茂有好流水，無諸毒虫蚊虻之類，無大風大熱，晝夜閑靜少諸音聲。即便生念：「我於斯處當起僧坊

奉佛及僧。」時給孤獨氏，還舍衛城不自入舍，即詣祇陀王子所白言：「買君園，願以與我。」王子答言：「我此園非可買者，乃至側布金錢滿中，亦不賣也。」居士言：「園價已斷。」王子答言：「我不斷價。」以是因緣遂相共諍，即詣斷事大臣富貴人所具說是事。時大臣能斷事者語王子言：「汝園已賣，宜時納價。汝何故言：『側布金錢。』」給孤獨氏尋便還歸，遣象馬車乘，負載金錢到祇陀園，側布其地，餘少未足。居士思惟：「出何藏金令滿此地，而不多不少？」王子祇陀見其靜默，語居士言：「欲悔隨意，以金相付園地還我。」報言：「王子！吾心不悔，但自思惟：『開何藏金不多不少，而得滿足。』」王子聞已便作是念：「佛法僧眾必大不小，能令居士捨爾所寶物。」作是念已語居士言：「莫復布錢，吾於此中當起門屋施佛及僧。」時居士便聽，以憐愍故，王子於中起立門屋施佛眾僧。

爾時居士以舍利弗為師，於此園中起十六大重閣作六十窟屋。佛知舍衛國僧坊已辦，集比丘僧而告之言：「吾將遊行至舍衛國，汝等俱去。」比丘受教，願皆隨從。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向舍衛國。時六群比丘，知佛及僧暮所宿處，告其弟子：「汝等往宿處好房留佛，餘有好者為我占取。」弟子受教先往宿處，好房留佛，次有好者為師占取。爾時舍利弗、目連從佛後至，除佛房舍次欲取房，有比丘言：「他已先取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皆言先取。舍利弗、目連取邊房住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舍利弗、目連今何處住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邊房中住。」佛言：「喚來！」即時來至，問舍利弗：「汝等何故邊房中住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六群比丘知佛暮所宿處，先遣弟子：『汝往宿處，好房留佛，餘有好者為我占取。』弟子受教先來到此，好房留佛，次占好者，我等從佛後至，除佛房舍次欲取房。有比丘言：『他已先取。』如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皆言先取，是故我等邊房中住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隨上座次第取房舍住。」即時六群比丘遣病比丘出房，時看病比丘持病比丘大小便器、涕唾器、草蓆從一房至一房，受諸疲苦病者增劇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應隨上座驅病比丘出房，驅出者，突吉羅。」六群比丘聞佛不聽隨上座驅病比丘出房，即時託病。有時客比丘，日沒來打戶索住，六群比丘在內應聲，客比丘問：「汝幾歲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是病人，何須問歲？」問：「汝何病？」答言：「我患口懸癰痛，兼患脚指間劈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人若託病，應次第驅出，僧中作使一切應作。」諸病比丘聞佛語已皆住好房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雖實病人，不應好上房舍中住。知臥具人，應籌量房舍及諸病人與中房舍。中房舍者，容受病人看病人及臥具，令得坐臥。」

爾時佛次第到舍衛國，諸比丘欲安居，先作本事，泥塗壁孔及土埵，急床榻繩抖擻被褥枕。六群比丘性懶，立住遙看作是念：「待彼作竟受床榻已，我等當往隨上座次第驅出。

」諸比丘作本事竟，敷床榻臥具坐已，六群比丘打戶，房內比丘應聲。六群比丘言：「汝等幾歲？」答言：「若干歲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汝起出去，我是上座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等共我來不？」答言：「共來。」「作本事不？」答言：「不作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等與我俱來，不作本事，我不能去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佛不說：『不作本事，不與次第住。』但說：『隨上座次第受房舍臥具。』我等是上座，汝云何不去？」六群比丘勐健多力，不念護戒即便入舍強捉曳出。諸比丘身軟，頭首傷壞、衣鉢破裂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應立知分臥具人。立知分臥具人法者，一心和合僧應作是言：『誰能為僧作分臥具人？』是中若有比丘言：『我能。』」佛言：「若有五法，不應立作知分臥具人。何等為五？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得不得。若成就五法，應立作分臥具人。何等五？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得不得。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比丘某甲，能為眾僧作知分臥具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立比丘某甲作知分臥具人。如是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比丘作知分臥具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作知分臥具人，應問舊比丘中善好不妄語能分別臥具者，問此別房中有何等供養？彼別房中、此重閣上悉有何等供養？彼重閣上悉有何等供養？舊比丘應以實答。知分臥具人應籌量臥具多少及諸比丘多少，如是籌量臥具諸比丘多少，若一比丘應得一房，便與別房。應先隨上座自恣取，作是言：『大德上座！某別房中有如是供養，某甲別房復有如是供養。上座欲取何者，隨所欲取。』取已次應語第二上座。隨意取已，又語第三上座。若初上座言：『我欲取第三上座房。』」佛言：「不應與，應教作突吉羅悔過。如是次第一切應與。若比丘房舍足者與房舍，如是次第若重足者重與。如是次第若床臥具足者，與床臥具。與法者，知臥具人，應先語上座自恣隨意取，應言：『某床上有如是供養，某床上有如是供養，上座欲取何者？』初上座隨意取已，次語第二上座。第二上座取已，次語第三上座。第三上座取已，若初上座言：『我欲取第三上座床臥具。』」佛言：「不應與，應教作突吉羅悔過。」

有一時，跋難陀釋子於祇洹中取臥具分餘處，復取諸比丘言：「汝於此處取分，何故復餘處取？」答言：「我不復取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更於彼取臥具者，此處已名為捨。若言：『我不復取。』亦名捨彼臥具，如《守牧婆羅門婦本生經》廣說。」佛言：「昔者有守牧婆羅門婦，教賊殺夫持財物去，中道值水。賊語婦言：『汝住此岸，我先渡物還當渡汝。』賊尋持衣物渡彼岸，婦便喚言：『汝渡我來。』賊言：『弊婢！汝自夫不愛，何能愛我？』即便捨去，婦裸形住。跋難陀亦如是，捨此臥具更彼處取，此處已失，復言：『我不復取。』彼處復失。復有往昔，野干銜肉到水岸上，見魚水中反腹，即便捨肉欲往取魚。時有飛鳥持此肉去。跋難陀釋子亦如是。」佛如是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若比丘取一分臥具已，不應復取。若更取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憍薩羅國，與大比丘眾俱一處安居。爾時祇洹中安居比丘少，而臥具多。諸比丘各各分已，有餘不盡，隨居士所造房者來問言：「我所作臥具，有比丘住不？」答言：「無人住。何以故？今祇洹比丘少臥具多，佛聽受一臥具，不聽受多臥具，故無有人住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房中先有敷具被枕、前食時食，我當與房舍衣住中食用者善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人與一，若有長者又應更與，為盡藏物故。若復不盡，應第三更與，為經行故。若復不盡，次與令盡，為護治故。」

爾時憍薩羅國荒亂，以怖畏故，諸比丘多集一處安居結夏。坐已有客比丘來，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住待臥具。佛見諸比丘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住待臥具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何以故持衣鉢著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住何所待？」答言：「是憍薩羅國荒亂，諸比丘怖畏故，多集一處安居。是客比丘來，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，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待臥具分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二種安居：一、先安居，二、後安居。當與後安居比丘房舍臥具。」彼聞佛聽與後安居比丘房舍臥具，即欲從前安居上座比丘取房舍臥具，以是因緣故，鬪諍事起。佛言：「後安居上座比丘，不應從前安居上座比丘取房舍臥具。若前安居上座有二分臥具者，應與後一分。」

憍薩羅國又復荒亂，有諸比丘多集一處安居，分房舍臥具竟。有餘處諸比丘來，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待臥具分。佛見諸比丘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，佛知而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何故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住何所待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憍薩羅國荒亂怖畏。諸比丘安居分臥具竟，是諸比丘從餘處來，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待臥具分。」佛言：「若有未分臥具者應與分，已分者應共住。」

又時憍薩羅國荒亂，有臣處處鬪戰。諸比丘已結後安居，多有客比丘來，在洗脚處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待臥具分。佛見客比丘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，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諸客比丘何故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住何所待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憍薩羅國荒亂，有臣處處鬪戰。諸比丘後結坐竟，是客比丘來，至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待臥具分。」佛言：「若有空房者應與，若無者應共住，與溫室令安衣鉢，應當隨僧乞食。若是中有舊比丘善好樂福德者，應為客比丘求索衣物，莫令是比丘無所得去。」時有阿練兒比丘，從舊比丘求索舉衣鉢屋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與阿練兒舉衣鉢屋。」是

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與阿練兒比丘舉衣鉢屋。」爾時有諸客比丘，暫來無住處疲極苦惱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暫與房舍臥具。」有時一比丘來宿已，早起便去。是房中所有供養，前食時食乃至房舍衣，舊比丘生疑：「客比丘來是房中宿，早起便去，有是供養分，不知云何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客比丘雖在中宿，住者房舍應受。」◎

◎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廢學比尼，誦讀修多羅、阿毘曇，遠離比尼。佛見諸比丘不學比尼，誦讀修多羅、阿毘曇，遠離比尼故。見已讚歎比丘通利比尼者，面前讚歎：「長老優波離！諸持比尼中最勝第一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讚歎比丘通利比尼者，面前讚歎：『長老優波離！諸持比尼中最為第一。』我等何不讀誦比尼？」諸上座長老比丘，從長老優波離受誦比尼。長老優波離，不為高處坐教，恭敬上座故，亦不下處坐教，為尊法故。若經行時、若立時教。爾時長老優波離，行立久故，患脚痛、[蹲-酋+(十/田/厶)]膝髀腰脇脊痛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長老優波離：「優波離！實有上座比丘，從汝受比尼，汝不高處坐教，恭敬上座故，又不下處坐教，為尊法故。汝經行時、若立時教，行立久故，患脚痛、[蹲-酋+(十/田/厶)]膝髀腰脇脊痛。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下座比丘欲教上座法者，應在高處坐教，為尊法故。若上座欲從下座受法者，應在下處坐受法，為尊法故。從今聽下座比丘教上座法者，得共等床坐，為上座故。」

佛與大比丘眾俱，遊行憍薩羅國。諸長老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皆隨從佛。是諸長老所言真實，能苦切語折伏眾人，為諸比丘作種種羯磨：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下意羯磨、驅出羯磨。時憍薩羅國有一住處，多諸比丘住，是諸比丘聞佛與大比丘僧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等俱來遊行憍薩羅國，是諸長老所言真實，能苦切語折伏眾人，為諸比丘作諸羯磨：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下意羯磨、驅出羯磨。「今當至此必為我等作諸羯磨，我等何不以此住處羯磨付一比丘？」作是念已，即用羯磨付一比丘。佛來到是處，是比丘為佛敷好坐具置好房中，然後小遠避藏作是念：「若我住者，佛必令我為諸客比丘敷坐臥具。」佛受是房已，餘客比丘，在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，待臥具分。佛見諸比丘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，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何以故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以衣鉢著是諸處住，何所待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待舊比丘與臥具分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往語舊比丘：『開房與客比丘臥具。』」阿難受教，語舊比丘：「開房與客比丘臥具。」舊比丘言：「汝知不？此非僧房，我等以羯磨付一比丘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？」呵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舊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？」呵已語諸比

丘：「從今不聽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。若與者，得突吉羅。是僧房雖與不成與。」

佛復與大比丘僧遊行諸國土，或無僧房處，投林中宿。爾時六群比丘告其弟子：「汝先往宿處，好樹留佛，次有好者與我占取。」弟子先去，好樹留佛，占次好者。舍利弗、目連隨佛後至，次欲取樹。有比丘言：「他已先取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皆言已取。乃至外行樹下宿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舍利弗、目連今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外行樹下。」佛言：「喚來！」阿難受教即往喚來。佛知故問舍利弗、目連：「汝等何故外行樹下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六群比丘知佛宿處，告其弟子：『汝先往宿處，好樹留佛，次有好者為我占取。』我等隨佛後到，次欲取樹。有比丘言：『他已占取。』如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皆言已取，是故我等外行樹下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諸比丘隨上座次住樹下。」諸下座比丘聞已，好樹下所有草敷葉敷盡取持去，下座比丘從索不與。以是故，鬪諍事起，佛言：「不應持去。」諸上座比丘聞不聽持去，樹下先有草敷葉敷及下座比丘自所敷者，皆不與去，佛言：「先者應留，餘者聽持去。」

佛與大比丘眾迦尸國中遊行，諸大弟子：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等，皆悉隨從。是諸長老所言真實，能苦切語折伏眾人，與諸比丘作諸羯磨：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下意羯磨、驅出羯磨。爾時迦羅山上有諸比丘，不念護戒，聞佛與大比丘眾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等迦尸國遊行，是諸長老所言真實，能苦切語折伏眾人，與諸比丘作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下意羯磨、驅出羯磨。「是等今來將無為我等作諸羯磨？佛比尼中說不得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，我等今以此僧房作四分，隨僧地、房舍、園林、根莖、枝葉、花果，皆作四分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分僧房、僧地、房舍、園林、根莖、枝葉、花果，皆分作四分羯磨與四比丘。佛與諸比丘遊行次到是處，是中舊比丘敷一好房與佛，小遠避藏作是念：「恐佛約勅，為諸比丘開房與臥具分。」諸客比丘來，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持衣鉢著是諸處立，待臥具分。佛見諸比丘以衣鉢著是處待臥具分，知而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何故以衣鉢著洗脚處、講堂、門屋、經行處、經行頭，住何所待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是諸比丘待舊比丘與臥具分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往約勅舊比丘，開房與客比丘臥具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往語舊比丘：「開房與客比丘房舍臥具。」舊比丘言：「此處僧坊、房舍、園林、根莖、枝葉、花果皆作四分，羯磨與四比丘，非是僧物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僧坊分作四分，羯磨與四比丘？」呵已向佛廣說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以僧房舍分作四分。若分者，突吉羅，此不成為分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爾時阿羅毘國僧坊崩壞，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是僧房重閣何故崩壞？」答

言：「世尊！修治是僧坊人，有死者、病者、反戒者、餘國去者。」佛言：「死者、反戒者所應作事，僧更應羯磨立知是事人，若有病者應問：『汝故能治是壞房舍不？』若言：『我能。』應待。若言：『不能。』應更立餘人。他國去者，若疑當還，應待。若知不還者，應更立餘人，令知是人所作事。」佛作是語已，諸比丘便立知事人。是知事人，有掃少地者、有塞小孔者、或以少草覆舍者，佛言：「如是作小小事者，不應立作知事人。若能辦大事，應羯磨立作知事人。」諸比丘有能多致財物、能成辦事者，諸比丘便盡形立作知事人，佛言：「不應爾。若房舍故壞，應六年立作。若新房舍，應十二年立作。」佛言：「從今知房舍人，應三事自恣：冬房、春房、夏房。僧問言：『汝須何房？冬房、春房、夏房耶？』若言：『我須冬房。』以春房、夏房隨上座次與。若言：『我須夏房。』以冬房、春房隨上座次與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提居士，起僧房重閣高大莊嚴，多諸男女觀看。諸人生念：「此必佛塔、若阿羅漢塔。」是僧坊中多人禮拜圍繞，多象聲、馬聲、男女聲，妨坐禪讀經。爾時長老上座，捨是重閣住小房中。時有客比丘來者，皆作是念：「重閣中必有上座，我等何不至邊小房住。」即往打戶，房內應聲，客比丘問：「汝幾歲？」答言：「我爾所歲。」客比丘念：「若小房中比丘爾所歲者，何況大房。」有詣洗脚處、講堂、中門、屋下宿，晨起至重閣前，立欲禮敬上座。有年少比丘及沙彌，從重閣上來下，問客比丘：「汝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欲禮敬上座。」語言：「此無上座。」問言：「誰是中宿？」答言：「我等。」客比丘言：「我等知者，應是中宿。」問客比丘：「汝何處宿？」有洗脚處宿者答言：「洗脚處宿。」講堂中者答言：「講堂中宿。」乃至門屋下者答言：「門屋中宿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知敷臥具人。知敷臥具人，應隨上座次第與，應作是言：『此是上座房舍臥具，次第住。』」

佛在迦尸國，與大比丘眾一處安居。諸居士見佛及僧眾，故共相約令：「今日汝辦種種飲食，明日次某。如是展轉種種飲食：相食、故作食、十五日食、三十日食。」立如是制已，有早辦者、有晚辦者、有近者、有遠者、有美者、有不美者，是中無知食比丘約勅令至某家，有早辦者、有晚辦者、有近者，是食美好。爾時六群比丘數數從是處取，居士問言：「汝等何以數來？諸大長老何故不來？」答言：「無知食人約勅我等，汝舍近、早辦、飲食美好，是故我等數來。」居士言：「我等施食為諸長老！不但為汝等，何故數來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知食人。立知食人法者，一心和合僧應問言：『誰能為僧作知食人？』是中若有一比丘言：『我能。』若有五法，不應立作知食人。何等為五？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得不得。若成就五法，應立作知食人。何等五？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得不得。即時一比丘應僧中

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比丘某甲，能為眾僧作差食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比丘作差食人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比丘作差食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差食人法者，應次第差：『若汝某甲至某家。』」所差比丘，有早得者、有晚得者、近得者、遠得者、有得美者、得不美者。有晚得者作是言：「故與我是處。」得遠處者亦言：「故與我遠處。」得不美者言：「故與我如是。」中間更作餘語。佛言：「應條名。有比丘得惡處者，便拭名改易好處。」佛言：「應書板作字集置一處，和合從上座隨次第取。」有晚得者、有得遠處者，早至主人門外，在巷頭立待食久住，心悶吐逆不樂。諸居士出見語言：「我等門內自恣聽汝入坐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入白衣門內坐待食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是比丘入白衣門內坐待食。」

時有象聲、馬聲、男女聲，妨讀經坐禪，佛言：「若妨者出門外。」門外待時，諸人來遶四邊看，見已皆笑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土基。」為風雨所惱，佛言：「聽作屠蘇覆。」薄故雨漏，佛言：「應厚覆。」厚覆已脊上漏，佛言：「更覆。」又無坐處，佛言：「應覓板木坐上。」有人偷板去，佛言：「應陷著地中。」又復失去，佛言：「應作土埵。」不泥故，中有毒蛇蜈蚣，囓諸比丘，佛言：「應泥。」泥已麁澁破衣，佛言：「應以細塗。」諸比丘須水，佛言：「應作井。」作井已，即以鉢鍵鎖取水甚難，佛言：「應作瓶取水。」取水時不及，佛言：「應以繩繫。」諸比丘手軟牽繩手痛，佛言：「應作轆轤。」有人墮井，佛言：「應作欄。」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以何物作井欄？」佛言：「應以木石塼作。」作已有婦女大小詣井取水，時兩手相觸，佛言：「井上作隔障，應各在一邊汲水。」有居士從舍內出，語比丘言：「我某僧坊作食，汝爾所人往彼僧坊中食。」去時道中師子虎狼熊羆諸難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語檀越：『是中有如是怖畏，此間與我食。』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居士作種種粥：酥粥、胡麻粥、油粥、乳粥、小豆粥、磨沙豆粥、麻子粥、薄粥。辦是粥已，持詣竹園。時六群比丘在僧坊門邊立，遙見已問言：「持何等物？」答言：「是粥。」又問：「何等粥？」答言：「酥粥、胡麻粥、油粥、乳粥、小豆粥、磨沙豆粥、麻子粥、薄粥。」爾時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等行去，先與我等酥粥、胡麻粥、油粥、乳粥、小豆粥、磨沙豆粥、麻子粥。汝持薄粥入僧坊與上座。」諸比丘聞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應羯磨立分粥人。所持盛粥器，即用是器分粥。」是中酥粥、胡麻粥、油粥、乳粥、小豆粥、磨沙豆粥、麻子粥，上座得上肥膩者，下座得底滓。若分薄粥時，上座得汁，下座得滓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畜大盔大瓮，以粥集著是器中和合，以大鉢大鍵鎖分與。」分與時不便，佛言：「應作杓用分。」用分已有殘者、有不足者，佛言：「應更作小杓用分。」

佛在王舍城竹園中。諸居士辦種種帶鉢那，胡麻歡喜丸、石蜜歡喜丸、蜜歡喜丸、舍俱梨餅、波波羅餅、曼提羅餅、象耳餅、餛飩餅、閻浮梨餅，持是餅向僧坊。六群比丘早起在門邊立，見已問言：「持何等物？」答：「種種帶鉢那餅，所謂胡麻歡喜丸、石蜜歡喜丸、蜜歡喜丸、舍俱利餅、波波羅餅、曼提羅餅、象耳餅、餛飩餅、閻浮梨餅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欲行去，先與我等胡麻歡喜丸、石蜜歡喜丸、舍俱梨餅、波波羅餅、曼提羅餅。汝持象耳、餛飩、持閻浮梨餅入與上座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羯磨立分帶鉢那人。分帶鉢那人，應和合等分。若更有美者來，亦應次第與。若今日不遍者，明日更有，應續次與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居士辦種種藥，所謂酥、油、蜜、石蜜、薑、胡椒、蓽茇、黑鹽、訶梨勒、鞞醯勒、阿摩勒、波艫路、毘呪曼陀多耶、摩那伽頭艫醯，持詣竹園。爾時六群比丘早起門邊立，見已問言：「持何等物。」答言：「種種藥：所謂酥、油、蜜、石蜜、薑椒、蓽茇、黑鹽、訶梨勒、鞞醯勒、阿摩勒、波艫路、毘呪曼陀多耶、摩那伽頭艫醯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欲行去，與我酥、油、蜜、石蜜、薑椒、蓽茇、黑鹽。汝持訶梨勒、鞞醯勒、呵摩勒、波艫路、毘呪曼陀多耶、摩那伽頭艫醯，入僧坊與上座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應立分藥人，分藥人和合平等分與。若有貴價藥來者，應別舉置。若病比丘索者，應與兩錢半價藥。若索多者，應從索直。」

佛在阿羅毘國。爾時阿羅毘國諸比丘，常從居士索作器。諸居士言：「我等云何能常供給汝？汝等何不自畜作器？」答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畜作器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畜作器。」阿羅毘國僧坊中，有客作木師，有半月客作者、有一月一歲客作者，是木師晝日作，暮去留作器便失，佛言：「應立知作器比丘。」立知作器比丘，作竟持作器聚在一處，又復失盡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羯磨一房舍舉作器。立作器房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房舍僧立作舉作器房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房作舉作器處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房作舉作器房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立是房已，知作器比丘便持作器著上下二房中，佛言：「不應置兩處。若著上房者，下房應與僧。若著下房，應與僧上房。」

又一時諸比丘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國，道中過一空僧坊中宿。諸比丘明日入村乞食，諸居士問：「汝何處宿？」答言：「僧坊中宿。」「是何房舍中宿？」答言：「某房中。」居士言：「此是我房，何不遣使語我等？當供養湯藥、油、燈燭、臥具種種所須。」諸居士隨所房中宿者，各自將歸，與敷坐處坐，自手行水，自與多美飲食，自恣飽滿。以

水澡漱，取小床坐聽說法，語諸比丘：「我僧房中有臥具前食後食，何不住此？復當供養衣被，願令是僧坊有用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若先空僧坊中諸比丘欲去，應羯磨立一比丘令常住。知僧坊立法者，一心和合僧問言：『誰能作常住比丘？知某甲空增坊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能。』有五法不應立作常住比丘。何等為五？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分別應作不應作。若成就五法，應立作常住比丘：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分別應作不應作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，能作常住知某甲空僧坊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立某甲比丘常住知某甲空僧坊人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比丘常住知某甲空僧坊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知空僧坊常住比丘，應巡行僧坊，先修治塔，次作四方僧事，次知僧料理飲食事，次知應可分物，次知上座中座下座比丘事。隨有大德高明比丘，不應作使。知僧坊比丘，應作是願：『諸比丘未來者當來，已來者供給衣食臥具湯藥，不令有乏。』能作是願行者，僧隨彼意與。若須食，應自恣與好食。若須房舍臥具，皆應自恣與。」

有眾多王臣，數數詣竹園房舍觀看，若來時索食薪火燈燭，若與畏犯、不與懼作患，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分處人。立分處人已，不白眾僧，得用十九錢供給客。若更須，應白僧竟與。」

憍薩羅國有阿練兒住處，爾時有賊到阿練兒處乞食，作食人言：「食不由我，不得與汝，汝自從沙彌索。」諸賊即從沙彌索，沙彌言：「我不得與汝，汝自從知食比丘索。」即從知食比丘索，知食比丘言：「為僧故辦是食，不為汝等。」賊相謂言：「是比丘何肯正爾與我食。」便捉一比丘手脚截腰斷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有如是怖畏處，若少乞與少，若乞半與半，若都索都與，莫以是因緣故得大衰惱。」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眾僧得衣，無人守護，佛言：「應立守護衣人。立守護衣人法者，一心和合僧應問言：『誰能為僧守護諸衣？』若比丘言：『我能。』若有五法不應立。何等五？不知是衣所從得、不知衣價、若得衣不知云何受、不知頭數、忘著衣處。若成就五法應立。何等五？知衣所從得、知是衣價、知應受、知頭數、不忘著衣處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甲，能為僧作守護衣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立某甲比丘作守衣人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比丘作守護衣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立守衣人已，未有分衣人，佛言：「應立分衣人。立法者，一心和合僧應問言：『誰能為僧作分衣人？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能。』若有五法不應立。何等五？不知衣財、不知衣色、不知衣價、不知衣頭數、不知與未與。復有五法不應立作分衣人。

何等五？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與未與。若比丘成就五法，應立作分衣人：知衣財、知衣色、知衣價、知衣頭數、知與未與。又有五法：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與未與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，能為僧作分衣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立某甲比丘作分衣人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比丘作分衣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，無分浴衣人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分浴衣人。是知分浴衣人，應隨上座次與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祇陀林中僧坊中，無比丘知時限唱時，無人打揵稚，無人掃灑塗治講堂食處，無人次第相續敷床榻，無人教淨果菜，無人看苦酒中虫，飲食時無人行水，眾散亂語時無人彈指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維那。立法者，一心和合僧應問：『誰能為僧作維那？』是中若比丘言：『我能。』有五法不應立作維那。何等五？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淨不淨。若成就五法應立作維那。五法者，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淨不淨。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，能為僧作維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立某甲比丘作維那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立某甲比丘作維那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作維那比丘，應知時限知唱時、知打揵稚、知掃灑塗治講堂食處、知次第相續敷床榻、知教淨果菜、知看苦酒中虫、知飲食時行水、眾散亂語時彈指。」

爾時諸沙彌，隨與和上阿闍梨作、隨同和上阿闍梨、隨相識共語共事、隨同國土同城邑同聚落。諸比丘無沙彌者，有諸惱亂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一人為主使沙彌作。先修治塔事、次作四方僧事、次作飲食事、次作可分物、次教與上座中座下座。如是周遍一切僧作。應立分處沙彌人，立分處沙彌人竟，應教先修治塔事，四方僧事作飲食事，次作可分物，次第與上座中座下座，如是周遍一切僧作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瓶沙王往詣竹園觀看。王問：「長老摩訶迦葉今何所在？」比丘答言：「大王！長老大迦葉今於耆闍崛山上蹋泥。」王即往見問言：「大德！何故自作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誰當為我作？」王言：「我當與作人。」語已便還。第二瓶沙王又時往到竹園觀看，王問：「長老大迦葉今何所在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於耆闍崛山上蹋泥。」王即往見問言：「大德！何故自作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誰當為我作？」王言：「我當與作人。」大迦葉答言：「大王！數數語而不與。」時王慚愧小却一面，問諸大臣：「我先有是言不？」大臣答言：「王先有是言。」王言：「何時？」答言：「某時日月，即計先語

已來經五百日。」王即下山，時人捕得五百群賊與王。王問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答言：「是賊。」王問：「應與何罪？」大臣答言：「罪應至死。」王問賊言：「汝能隨我意行不？」賊言：「大王！欲何所作？」王言：「汝等能供給善人以不？」賊言：「若我等受王大恩，不隨行者當隨阿誰？」大臣言：「此賊必當偷奪諸比丘物。」王言：「我能作方便令不偷奪。」時王多給田宅人民倍與粟食，去竹園不遠，立作淨人聚落。時諸淨人隨相識共語共事、隨同國城邑、隨怖畏、隨有因緣者供給，餘者不供給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使淨人率，應教先作塔事、次作四方僧事、次作飲食事、次作可分物事、次教與上座中座下座作，如是周遍一切僧作。聽立使淨人主者，還立白衣中勤修能處分者。」(八法中臥具法第十竟)